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王士禛

袁 晓 卫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王 士 禛

官 晓 卫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5 插页 3 字量 58,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25-1569-9

I·809 定价: 5.00 元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柳軒先生鐫像



新嘉坡
王士禎
像

王士禎像(采自清康熙本《帶經堂集》)

何處故鄉里風淪歷城水

處：清瑤流徙：白鷗起日

暮沈沙人北流時徒倚

何處故鄉里月倚華山楸

清暉河漢外散入平湖去

不見謫仙人空山下風露

北魏博陵崔君豹有山池在齊時

自製詩云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

楸時人誌康樂子京師詣其宅

作詩以寄故鄉直書邀

北園大兄同作同里弟王士禛具稿

王士禛手迹

目 次

一、家世与时代	1
二、新城学诗	6
(一) 家学熏陶与诗趣初萌	6
(二) 得第之后专攻诗	9
(三) 故国之思和《秋柳诗》	14
三、扬州五年	21
(一) 推官任上	21
(二) 东南徜徉和文坛交游	24
(三) 红桥倡和	36
四、京华仕宦	43
(一) 蜀道驿程	43
(二) 南海告祭和《雍益集》	49
(三) 一代正宗	56
(四) “越唐事宋”和“王爱好”	62
五、退隐故里	70
六、王士禛的诗歌理论	77
七、其他创作	94
(一) 散文、杂著	94
(二) 词	99
八、地位和影响	105

一、家世与时代

王士禛，字子真，又字貽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身后因避雍正（胤禛）讳，被改名士正，乾隆时诏改士禛，并赐谥文简。

王士禛原籍在今山东诸城，他在《自撰年谱》里称自己为“青州诸人”。元朝末年，其先祖王贵为避白马军乱，从诸城迁出，到新城（今山东桓台）落了户，绵延至王士禛，已经是第八代了。王士禛及其族人叙个人年谱，通常都以贵为始祖，把入新城视为王氏基业之始。王家从三世祖麟开始读书仕宦，此后历代冠缨不绝，科甲蝉连数百年，成为新城枝繁叶茂的头等大户人家。

考察王士禛的直系祖先，四世祖王重光官至贵州按察使参议，赠太仆寺少卿；曾祖王之垣官户部左侍郎，赠本部尚书；祖父王象晋官浙江右布政使，作为从二品大僚，在穷乡僻壤的新城可谓显赫至极了。

历代仕宦，形成了这个家族的传统家学。五

象晋不仅官高位重，而且诗文皆擅，以勤于著述著名于当时。象晋的弟弟象春，诗名在明万历年间与钟惺、钱谦益等并重天下。受上辈的影响，王士禛的父兄也多以诗文为喜好，他父亲王与敕曾因能诗善文被举荐于朝；长兄王士禄尤其“嗜为诗”，作为少年时期厮守的兄弟，他对王士禛又有着特殊的影响。传统的家学，是王士禛萌生诗文兴趣、汲取文学营养的摇篮。王士禛是受到家学熏陶登上清诗坛的。

王士禛的一生，经历了明清朝代的变换和清廷政权的巩固并走向盛世的时代。1644年明朝灭亡时，王士禛已十一岁，在这样的年龄，他对朝代的更替带来的政治、经济急剧变革而产生的社会剧烈动荡，自然会有相当的印象和感触。但他的主要生活经历是在清代，顺、康两朝，他历仕四十余载，所以真正左右了他一生的乃是清廷的统治。

清兵入关之前，锋镝曾屡犯中原，满汉矛盾十分尖锐。入关后，民族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巩固统治，清统治者在实行军事镇压的同时，又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缓和满、汉间的强烈对立情绪，如为崇祯帝发丧，倡言替汉人“报君父之仇”，表示对伦理纲常的尊重；不改变汉人服制；蠲免粮饷；擢用汉人降官，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入朝充职等等。接

着又恢复了科举制度，按明朝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使大批读书人重新看到了个人的前途，安心、顺从地走进四书五经、制艺、帖括的牢笼，步入科举仕宦的道路。诸如此类，行之有效地安定着人心和稳固了政权。稍后，又颁布了捐纳制度，康熙十七年还开设博学鸿词科，罗致社会名士，提倡文学，优容文人。到康熙朝，随着政权的巩固，与清廷合作已是汉族地主阶级及知识分子的总倾向。

清开国初，因连年的战乱和明末经济的衰败，国家经济萧条，人口锐减，田野荒芜。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清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革除了明末的许多弊政，使人民在经历激荡沸扬的战乱之后，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得以安定喘息，致力生产，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时至康熙中叶，社会经济已趋于繁荣，清王朝开始进入了自己的盛世。

然而，清廷毕竟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性质的政权，而且这时一向尊为正统的汉族被置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清统治者在对汉人施以羁縻政策的同时，又不断强化着其封建专制统治。顺治初年，清廷的注意力尚集中在对抗清力量的扫清上，对汉人还实行安抚政策，思想上比较开放，言语上也比较宽容。随着统治的逐渐巩固，专制色彩就渐见明显了。顺治十四年借科场案大肆惩处

汉官吏和知识分子；十六年正月诏谕严行禁止结社订盟^①，就已率先透露了政治的大趋势。而康熙二年庄廷钺“明史案”，则是清政权对内禁锢人们思想、大兴文字狱之始。“避席畏闻文字狱”（龚自珍《咏史诗》），笼罩在清代知识分子心头的巨大阴影，是王士禛入仕不久即能有所感受的。残酷的文字狱，抑制了人们的活跃思想，导致了大批读书人埋头于经学、考据和八股文之中；在文学创作上，如清初明遗民的大抒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现实主义倾向，显然已是不合时宜的了。特定的时代，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学。

在王士禛登上诗坛之前的一代诗人，大多是由明入清、身跨两朝的。作为明遗民，他们中间不少人在诗歌创作中坦露地抒发着追怀故国的情愫，开一代现实主义诗风。但在诗歌艺术倾向上，许多人则因看到了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而拟古的弊端，又不愿步明末公安派倡导性灵而流于浅率、竟陵派走幽深孤峭而风格诡谲的后尘，于是蹊径另辟，以宋诗相尚，结果却走上了另一条窄路，这就是《四库总目提要》中总结到的：“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

^①见《东华录·顺治》卷三十四。

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而风气之极端，即如叶燮所说：“凡声调、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屏而不为，务趋于奥僻，以险怪相尚，目为生新，自负得宋人之髓。”（《原诗·外篇》）

矫正诗坛弊习，且要避免重蹈明代各派诗人的覆辙，是清初诗坛为明眼人所注意到并尝试着去做的。如叶燮，他以《原诗》一篇，提出了反对“拘泥成法”、“效颦效步”；主张“克肖自然”，用诗人的“识、才、胆、力”真实地表现万事万物的“理、事、情”的理论。他认为复古派是“执其源而遗其流”，尚宋、元者则是“得其流而弃其源”，都属“偏畸”。为诗应有“因”有“创”。叶燮的主张是正确的，只可惜他个人在创作上实际摸索得不多，没有能形成应有的影响。朱彝尊也很突出，他在诗坛上与王士禛齐名，有“南朱北王”之目，创作上却取径不同，在取法前人方面，他是由宋而入唐，尤其讲究学问根柢，走所谓“学人之诗”的途径。他的经学根柢既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与王士禛相比，他又欠缺了诸如宦途通达等辅助因素，终究没能开创、领导一代诗风。“渔洋崛起应新运”（严复《癸廌堂诗集·以渔洋精华录寄琥唐山人春榆侍郎有诗见述率赋奉答》），在顺应时代、扭转诗风上真正取得成功的是王士禛。

二、新城学诗

(一) 家学熏陶与诗趣初萌

崇祯七年，王士禛出生在任河南按察使的王象晋官邸中，故小名豫孙。第二年，王象晋改任浙江右布政使，王士禛同父亲随侍杭州。两年后，王象晋告退归田，老少三代回到了新城故里。

王士禛七岁入乡塾读书，当读到《诗经》中那些淳朴、深挚的诗作时，他已经有着“枵触欲涕”的感觉，初步展露了其喜爱诗歌的天性。王象晋退归林下后，著述之暇，常以督课诸孙为乐，作为一个著名诗人，他对晚辈的“皆好为诗”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长辈对诗文的喜好和引导，王士禛耳濡目染，亲身承教，很早就显示了这方面聪颖的天资。七、八岁上，他除了乡塾所学之外，就自己找唐诗、《文选》诵读。长兄王士禄及时看到了弟弟的爱好，从而给予了几乎奠定其终生为诗主导方向的关键指导：他取唐代王维、孟浩然、常建、王昌龄、刘昫、韦应物、柳宗元等描绘山水为主的

诗作，让王士禛逐家手抄。先入为主的诗篇熏陶，对诗人一生的诗歌观念有着极大的影响。当时人评王士禄为诗，有“生于麟之乡，承季木家学”（见《西樵诗集》宋鹤龄序）语。王象春（季木）的诗歌创作，师法李梦阳，又崇尚王世贞及同乡李攀龙（于麟），取唐诗一径。王士禄受他的影响，而有相同的偏重唐诗的倾向。出于他的指点，又打下了王士禛崇奉唐诗的基础。所以时人林古度评论王士禛于诗崇唐风格的产生，即谓之“家学门风，渊源有自”，“季木为先河”。（见《渔洋诗集·钱谦益序》引）

在学习唐诗的同时，少年人追新求异的心理，也不免使王士禛游心旁骛。他曾为徐渭诗的奇恣洒脱所吸引，醉心于那种怪丑、奇诡的风格，而忍俊不禁地予以摹仿。这种喜好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淡漠，待到他对诗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认识，徐渭的诗也就被视为“欠雅驯”（《香祖笔记》卷十二）而搁置一边了。

家学施以文化、诗艺的熏陶，殷实的家境，则提供着优雅、适宜的学习环境。王士禛在几十年后仍以一种眷恋的心情回忆到它：“予兄弟少读书东堂^①，堂之外，青桐三、白丁香一、竹十余头而

^①王士禛兄弟四人，士禛最小。长兄士禄，字子底，号西樵，顺治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仲兄士禧，字礼吉，廩贡监生；三兄士祐，字子测，号东亭，康熙进士。

已，他无所有。人迹罕至，苔藓被阶，纸窗竹屋，灯火相映，伊唔之声相闻。如是者盖十年。”同时他还写到了他和兄弟们当时吟诗的情形：“尝岁暮大雪夜，集堂中置酒，酒半，出王、裴《辋川集》约共和之。每一诗成，辄互赏激弹射。诗成酒尽，而雪不止。”（《蚕尾后集·抱山堂诗序》）在这样的学习生活中，他日益增长着对诗的兴趣，并汲取了深厚的文学营养。他八岁能诗，十二岁能赋，到十五岁时，已经积诗一卷，在王士禄的鼓励支持下，大胆地刊刻行世了。这是王士禛的第一部诗集，名曰《落笈堂初稿》。

《落笈堂初稿》原刊今已不存，从后人辑录的《二王合刻》中所收《落笈堂集》里存留的属于《初稿》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到王士禛在学诗之始已对古今体诗都有所尝试，反映了少年诗人的才华与功力。如《落叶》诗：

绮陌莺花春女思，亭皋木叶旅人悲。萧条陇首秋云日，无复隋堤锦缆时。已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羽参差。闭门寥落伤流序，芳树重翻乐府词。

遣词工丽，气韵婉转，风格已颇接近诗人成熟后的诗作了。

当然，处在少年学诗阶段，其大多数诗作毕竟还是嫩稚的，有不少诗乃是直接出于对古人的仿拟及唱和。王士禛晚年曾称述自己一生为诗的过

程，早年乃属“博综该洽，务求兼长”（见《渔洋诗话·俞兆晟序》引）时期。正因为如此，王士禛成年后对《落笈堂初稿》不甚重视，这当是这部诗稿未能流传下来的主要原因。

（二）得第之后专攻诗

王士禛十五岁时应童子试失利，这对自幼被人们视为神童、听惯了赞扬声的少年诗人，无疑是个不小的挫折。此后两年，他潜心于科举程式，几乎没有作诗。直到十七岁，他第二次应童子试，“郡、邑、提学三试皆第一”。次年又应乡试中举。连续的成功，才使他意气重新焕发。这年冬天，他和王士禄进京会试，在住过的每一个驿站、旅舍，都题诗壁上。同时的诗人尤侗曾这样叙述过，“往予杖策走燕齐道上，每过邮亭野店，辄有新城王西樵、阮亭兄弟题诗，诗既惊人，而使笔斗大，龙拏虎攫。”（《西堂杂俎》卷二）可以想见王氏兄弟的春风得意之态。然而，事不随意，这次京城会试，王士禛却落第了。回到家乡后，为了下科考试的准备和因祖父去世而长期随父母守制，使他的诗情锐减，诗作甚少。

顺治十二年（1655），王士禛再上公车。此行，他收敛了昔日的少年狂态，沿途仅就所见民风作

《竹枝词十首》。入京会试中式，王士禛如愿以偿，从此，他终于了却了对封建文人来说十分重要的一件人生大事，不再受科举制艺的牢笼了。会试毕，王士禛没有直接参加殿试而返回新城。清代科举制，贡生因故可请假不参加本科殿试，到下一二科殿试再补试。王士禛告假的原因，一说他当时年仅二十二岁，不欲早仕；一说他要“专攻诗古文词”。他回到家乡，实际上的确走上了“始弃帖括，专攻诗”（《居易录》卷五）的道路，“却扫杜门，发藏书读之，益肆力为歌诗”（《阮亭诗选·丙申诗自序》）。为进一步丰富自己的诗学修养，他广泛地学习古人作诗的经验，“聚汉、魏、六朝、四唐、宋、元诸集，无不窥其堂奥而撮其大凡”（《自撰年谱》），打下了坚实的诗学基础，创作上也进入了旺盛阶段。

自京返乡的第二年初，王士禛与王象春的外孙徐夜同游长白山（徐夜从小在外祖父家读书，“濡染风气”，与王士禛正气味相投）。长白山在邹平县西南，又称长山，是齐鲁佳秀之地。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少年时期随母亲改适长白山朱氏，曾在山中黉堂岭读书，直至清初山中仍存留着不少有关他的遗迹。王士禛刚刚获得科举的成功，来到这“前贤迹已远，山川缅犹故”（《拜范祠》）的地方，念及古人由读书而功成名就、留芳后世，不禁感慨系之：“怅然思古人”，“三叹读书处”。

(《怀范文正公》)。他和徐夜在每一处遗迹——礼泉寺、怀范楼、黉堂岭、上下书堂——都留下了诗篇，汇刊为《长白游诗》一卷。

同年，王士禄任莱州府学教授，四月里王士禛省兄至东莱（今山东莱州）。在海滨，他初次得到了“登高丘而望远海，坐见万里之波涛”的体验，他深为大海的奇观所倾倒。在《蠡勺亭观海》这首七言古诗里，他穷形容描绘之能事，以酣畅的笔墨，抒发了崭新的观感：

长天寥廓云景异，春阴偃蹇鱼龙高。怒潮乘风立千丈，虎蛟水兕纷腾逃。群灵潜结万蜃气，一痕未没三山椒。须臾势尽潮亦止，波淡天青静如绮。菱荇沉绿纷塘坳，螺蚌摇光散沙汭。参差岛屿罗殊域，纷如星宿秋天里……

大海变幻万端、奇美无比的景象，甚至使他一时忘却了功名利禄，深感“人生快意无几时，明镜朱颜岂长好”，而产生了“吾将避世女姑山，不然垂钓蜉蝣岛”的出世念头。这首诗以激扬的声节，处处透射着豪放爽荡之气，从而有令人“神致飞动”的效果，是王士禛这一时期古体诗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章。

从长白山到东莱的创作，初步展露了王士禛诗创作中易得山水之助、伫兴而作的风格。以这一年两地诗作的丰收为良好发端，王士禛开始了